

# 學成之前十年憂患

關中雜誌之四

勞幹

## 父親跟陳樹藩入川

從民國六年（丁巳）父親跟陳樹藩入川從宋家川仍然回到西安，在西安又住了整整的四年，從丁巳年秋天到辛酉年秋天。這個期間我們是在西安的五味什字。一條開滿中藥店的大街。我記得只有我們附近連著三家，都是三進的住宅。東邊一家是位姓傅的團長，四川人，目錄學大家傅沅叔先生的族姪。中間一家是我們，西邊一家是位鎮嵩軍的副司令，當時我們家裏對他們並無往來，可是若干年後，當他被陝軍的胡總司令擊潰時，我的叔父正做他的秘書長。

五味什字這條街，平時也沒有什麼，不過到了過新年的時候，這條街就成爲著名的燈市和花市。兩旁藥店都紮結了不同形式的燈彩，現在看到新年龍山寺的燈，也許可想到當時的盛況。

這個期間對我最有用的，還是補習了三年的英文。後來到了中學對於英文就一點不費力了。但對於我們家境來說，却是一個不堪回首的段落。

。我的父親從宋家川回來，希望能做到一個縣知事，後來不久居然發表了白水縣長。不幸白水一直被靖國軍佔據，只有幾個村鎮是屬於北政府的，這樣我們家就一點收入也沒有。等到過了一年多，才請求省政府每月撥下一百二十元的辦公費，除去開銷以外，多少還有幾十元，這才勉強支持這個行將破落的門面，一直到辛酉年秋季。

民國十年（辛酉）秋季，我的父親從白水縣調到陝西的略陽縣，也就在這同時，陝西督軍也更換了。我們家中，除去我的伯父及五姑母還在西安，我的叔父回到湖南去找事，我父親到陝南時，我的祖母，四姑以及我的母親和我都到陝南，可是當時變化太多，我父親到了漢中，就調任寧羌縣，我們就不去略陽，而去寧羌。當時寧羌是中央第四混成旅王鴻恩的防區，對於陳樹藩和派來的閻柏文及馮玉祥取中立態度。我們在寧羌三個多月，王鴻恩便推薦他的叔父接替寧羌縣，而委派我的父親做他的軍法官。不久陳樹藩戰敗，王鴻恩又怕陳樹藩經過他的防區，請我的父親

作代表，去見陳樹藩申明他的困難。等到我父親到了漢中，陳樹藩已決定從西鄉入川，我的父親回不來，就只好跟着入川了。

我們家裏就只好借住在一個紳士家裏，只等民國十一年（壬戌）的年初，有了確實的消息，父親在四川綏定。我們才從寧羌坐轎子到四川廣元，然後從廣元到蓬安的周口，再坐轎到廣安的三匯，又坐船上去到綏定。在綏定住的不到半年，陳樹藩攻陝失敗，回到四川的軍隊只剩三千人，我父親主張家眷離開綏定，就坐船直下重慶。在合川遇匪，把重要的箱件全劫走了。我們到了重慶又重新補充衣物，然後到了中秋前後，我們坐船到漢口（在宜昌換船），再作京漢鐵路火車轉正太火車到了太原。這就決定了大學畢業以前，十年之中，憂患餘生的心境。

## 兩袖清風一貧如洗

這個關鍵就種因在我父親漢中之行，使得家庭原有地位，大爲變動。當時王鴻恩派我父親做

代表，只因爲我父親是從西安出來的，原來與王氏無甚淵源，比較好說話些，以免陳氏經過寧羌，就便吞併他的軍隊。同樣我父親在陳氏治下，只是四五年的「流亡縣知事」，久久不調，別說不是核心人物，連外圍也够不上。王氏也所深知，不會因此「協以謀他」。並且行前還和我父親暗示，他的叔父是個鄉曲老儒，此次只爲他過一次縣知事，只要寧羌不會受戰禍波及，將來我父親還會有縣知事做。這話雖然是緊急中辭令，却也不見得完全虛構。只是我父親到了漢中，正是陳氏撤退之中，正需要人手幫忙之際，而陳氏舊人中也有不少逃走的。因此陳氏就一定要留我父親同行。最先把漢中道尹的印信交給我父親要整理漢中的秋收存項，起身以後又派我父親代理副官長，又調任軍需課長，因而我父親礙於情面，就不便在別人困難的時候，脫身而去了。

在我父親這方面說，陳氏正在撤退不便脫身，但撤退完成以後，也不見得就不能動。不過我父親却也有他的打算。因爲王鴻恩雖有六縣地盤，可是實力微薄還靠劉存厚撐腰。即令父親回來，王氏真能把話兌現，也不過一個窮山瘠水的寧羌縣而已。另外一方面看，陳氏雖然已在轉徙之中，可是實力尚保存一部分，餘威尚在，局面不是王氏那樣狹小。並且王氏對我父親，至多不過一點人情債，而陳氏確實需要人幫忙，誠懇的程度也不同。因此就決定留在陳氏那裏，却不料陳氏因爲內部問題只有半年的時間，便因反攻西安而失敗。我父親就只好再返回西安，因爲有一度在陳氏左右的資歷，並且因爲我父親的性情是不治生產的，雖然手裏經過錢不少，但決不私扣一文軍餉，下臺以後，一貧如洗，這是任何人所不相信的。我父親回西安，實際上是求救濟，而面

子上却還是發展事業，這樣下去，就成了高不成，低不就。這一番在陳氏部中不期而然的「際遇」，反而成爲後來就業上的障礙，這却是後來所料不到的。

### 一個不簡單的問題

這是許多因素積累而成的，如其分析其中不同的因素，也可以做成中國過渡社會中的一個選擇。先就家庭傳統來說，我祖父是文毅公第三子的長子，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三。在所有堂兄弟中，只有我祖父一個人是用功治學，並且用心做場屋制藝的。雖然以應生的資格補工部主事，却未放秋闈。可惜就是屢試不第，只好在工部抽籤外放同知。不料運氣不好，抽到陝西省比較閉塞的地方，再加補上了一個鄜州苦缺，就使得家庭之中閉塞更加閉塞了。

我的祖父在北平時，比較賞識我父親的，據我聽見說到的，有潘伯賢（祖蔭）、翁松禪（同儷）和薛庸菴（福成）。翁氏會精心給祖父寫了一個直幅，其文是世說新語的「陸平原兄弟龍躍於淵，願彥先鳳鳴朝陽，不意復見諸生」，語句之間很有分量。可惜我祖父久困秋闈，一朝外放，就失去了京華的環境。薛叔耘（薛福成字叔耘，又號庸庵）先生使英的時候本說好了要我祖父做隨員。後來我祖父和祖父的姑丈徐壽衡先生（名樹銘，文毅公勞崇光的女婿，後來會做尚書）商量，徐氏認爲留在北平的機會多些，竟未料到後來竟然困守到鄜州那個荒涼的城鎮裏。

這些因素是使我的家庭環境變成非常閉塞，誠然，我的祖父仍然好買書，我會經發現到祖父的藏書中有全份國粹學報，新民叢報，甚至於科學書籍如同江南製造廠翻譯叢書以及科學入門書如

「格致須知」之類。但不知爲什麼我父親兄弟中對於學校教育還是將信將疑的態度。我的祖父後來健康情形很差，在保定速成招生時，我父親名字在保送名單之內，就因爲我祖父正在患病，我父親不會前去，（當然也是覺得可去可不去），這就使得我父親的資格差了一大截，怎樣也補不上。至於爲什麼不在文學學校中混一資格呢？這又是一個不簡單問題。

###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

就當時陝西情形來說，似乎一般學校程度確是不高。而當時一般士大夫中，可能就是看不起學校的資格。大致全國皆然，陝西更甚。（例如王闓運欽賜翰林，從美國返國的牙科博士徐景明亦授翰林。王氏自嘲曰：「更無齒錄尊前輩，幸有牙醫步後塵」；不滿之意溢於言表，其實牙科博士亦得來不易，還深深的被士大夫看不起。到了民國二十年左右，蘇州一帶世家子弟還有不入學校的，也是這類心理）。當時科舉已停，捐官也不時常舉行，只有學校一條路，而在看不起學校的社會中，就只好徘徊、觀望、等待，却不料中國變的這樣快！以後來的情況來說，既然有文武學歷，如其我父親決心回財政廳，十之八九可以科長身分退休的。不料中間平白生出多少周折。使得母親及四姑母多受不少憂愁，而我在大學中也在應當集中治學的時間中，心情受了許多無辜的擾亂。這也無可埋怨的，只能說命運的捉弄人了。這些因緣倚伏，真是無從追溯的。不過「行萬里路」也和「讀萬卷書」一樣，都是人間勝事。生平兩次入川，路徑不同，時間亦異。其中山川風物在在可以引入的回憶，在下一章之中，預備在這一點上敘述一下。